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案中冤案 第十八章 天網難逃

話說欽差自從訪晤王頌周以後，胸中越發有了把握。本來這件案子，御史奏參以前，制軍托付於後，其間誰是誰非，差不多已成定讞了。但於審訊以前，還要虛心採訪，這本是欽差格外慎重之意。不料見著這位老同年，竟會得了這種不可思議的證據，真乃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。而且這種證據，確乎是遠在多年以前，直至今日，方才應驗，其中決沒有一些弊病。況且王頌周為人從來就不干預地方公事，是制軍親口說過的，連自己是他的同年都已忘懷了，錯非親身造訪，他也決計不來。像這樣淡泊的人，當然不能把作偽二字，疑到他的身上。就種種方面去看，顯見得南山可移，此案不改了。只須經過審訊，便不怕問不出實供來。所以欽差心中，很覺得是悠然無慮。

及至下了公事，把舊日卷宗以及一干人犯，全都提到行轅，便委隨員，先行審問。隨員把卷宗看過了，又將達空跟小吉祥兒傳到，過了一堂，那李成、金宏二人，總算光明磊落，先前是怎麼樣說的，此進又照舊供了一遍。達空跟小吉祥兒，也把往昔的情形，據實陳訴。惟獨那胡得勝，以前把他撒差看管，本等於迅雷不及掩耳，一些兒也作不得手腳。當時他心裡很是犯疑，不曉得是否還為花牌樓一案。倘說不是呢，事情何以來得這麼嚴重。要說是呢，制軍以前說過，是不願追究此案的了，何以一旦之間，卻又反覆起來。這個問題，實在有些難於解答。直到最近的一兩天內，他方才得著消息，知是花牌樓這件案子，已經御史奏參，欽差查辦，變成了一件欽案了。那時他的驚恐，自不必說，知道這場官司，只怕有些性命難保。

但是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，惟有向死中求活，決不能輕於招認的。所以當隨員審問之時，他只是一味的狡展，要一句實供也沒有。好在隨員還不肯難為於他，因為知道欽差早晚是要親審的，此刻過堂，不過是一種照例的手續，何必自己作惡於人呢，因此便錄了各人的供辭，請欽差過目。欽差看過了，到得第二天，這才自己坐堂，親行審訊。那時所有一干值堂的吏役，全是由首縣派過來伺候的，但見烏壓壓地站立兩旁。少時欽差升公座，先把胡得勝跟達空、小吉祥兒提上堂來。三人一齊跪下，胡得勝跟達空俯伏低頭，不敢仰視。那小吉祥兒，是得了他父親的遺傳性，天生下來是個渾小子，無論見了什麼人，他也不懂得什麼叫作害怕。這時矮下半截身子去，已是無法可忍，哪裡還肯低頭，只見他毫無忌憚的把腦袋抬起來，兩隻烏溜溜的眼睛，不住的向欽差張望。有那在旁伺候的武弁，便向前低聲喝喝：「你怎麼這樣不懂規矩，還不低下頭去！」小吉祥兒一聽，倒也不錯，立刻不看欽差了，卻又把兩隻眼睛，去打量那個說話的武弁。

再說欽差坐在上邊，並不理會這些事，先把跪著的三人看了一眼，隨命達空抬起頭來，向他問話。達空秉正了身軀，放出朗徹的聲音，將師父被害的情由，扼要的陳訴了一遍。說畢，請欽差大人作主，向上叩頭。

此時欽差便又看著小吉祥兒問道：「你有什麼冤屈，也從實的訴將上來。」再說小吉祥兒，正在想著要說話呢，如今見上邊一問他，立時便大聲說道：「當初我爸爸，是叫這囚攘的給害了。」他說到這裡，便扭頭回頭，用手把胡得勝一指。卻不提防那些站堂的差役，見他說的不像話，便照例的吆喝了一聲堂威，把個小吉祥兒鬧得兩隻眼睛，瞪得像銅鈴一般，話也說不下去了。但他的這個樣子，並非害怕，是因為不曉得這般雞貓子喊叫，是怎麼一回事。此時欽差，把眼向兩旁望了一望，然後說道：「你們不要威嚇他。」說完這句話，便又向小吉祥兒問道：「我看看你的年紀，不過只有十六七歲，以前這些年的事情，你能夠知道清楚麼？」小吉祥兒一聽，便接口說道：「當初他害我爸爸，我本來是說不清的。但是我媽媽，常常地告訴我，難道說媽媽的話，還靠不住嗎？我記得殺我爸爸那一天，媽媽領著我，跪在地下直哭。今天就求老爺把他也殺了，好給我爸爸償命。」他說到這裡，覺得肚子裡的話，已經完了，居然也知道向上磕了一個頭。

欽差見他稱呼自己是老爺，不禁心中暗自好笑，想著這倒不錯，算是打他的嘴裡，替我降了級了。此時也就不肯往下再問，一來不願跟這渾孩子去惹麻煩；二來對於這件案子，本來是早有主見的，何必徒自耽擱工夫呢。當下便喚胡得勝的名字，問道：「適才他們二人的供辭，你可曾聽見了麼？還有什麼辯白的話沒有？你要從實的訴上來，休得抵賴。」胡得勝跪爬半步道：「欽差大人在上，犯官實在冤屈，求大人開恩，容犯官慢稟。」說罷，向上叩頭。欽差道：「你有什麼話，只管訴將上來。」胡得勝道：「智熙和尚跟屠戶蔡源，平日與犯官並無仇隙，這生心陷害，真是從何說起。只為當日花牌樓地方發生了這件凶案，制台大人派保甲局緝拿兇犯，又由總督洪大人，委犯官經手辦理此案。後來訪查明白，知道智熙和尚是主謀的，屠戶蔡源是行兇的，方才把二人拘捕。當時他們的供辭，也曾誣賴犯官，說是生心陷害。最後由制台大人親行審訊，認為他們情真罪當，方委首縣明正典刑的。如今隔了這些年，又說是他們二人冤枉，難道說原先制台大人也審問錯了不成？」欽差聽到這裡，不禁冷笑道：「你居然有此利口，想著要移禍於人，作為自己的護符麼？殊不知當日沈制軍，也是受了你的蒙蔽，以致把此案辦錯。你說你不是生心陷害，現放著達空，你們二人不妨當面對質。」欽差說到此處，便望著達空問道：「當日他陷害你師父，是怎麼一種情形，你可與他質證起來。」達空遵了吩咐，果然向胡得勝說：「以前之事，你因何不肯承認？」胡得勝道：「你所說的，全是假造。當初要果然是這樣，你在那時候，為什麼不去上控呢？直等過了十來年，方想辯明冤枉。世界上哪有此事。」他說到這裡，便向上叩頭道：「請欽差大人詰問於他，這是怎麼一種道理？」達空聽了，沒容欽差動問，便向上回道：「稟大人，小僧當時本是要上控的，無奈那些狀師，他們一來懼怕保甲局的威勢，二來又不願跟胡得勝結仇，誰也不敢寫這一張呈狀。小僧走頭無路，幾乎不曾急殺。就在這時候，聽得這件案子已經提到制台衙門審訊了，當時還以為從此以後，不難撥雲見日。誰知第二天，便已得了行刑的消息。那時小僧趕到縣衙門，攔轎聲冤，卻被張大老爺叫人轟走了。再趕到法場時，小僧已是昏暈過去。待醒來時，可憐我師父已經身首異處了。」達空說到這裡，禁不住眼淚往下直流，嗚嗚咽咽的，再也說不下去。

就在這時候，忽然有人粗聲粗氣的說道：「姓胡的，你害了兩條人命，今日到了堂上，還要花言巧語的，不肯實說，那算得是個什麼東西？」原來說這話的，卻是小吉祥兒，他因見達空落淚，心裡一起火，便忍不住插嘴了。左右伺候的差役，因為欽差有諭，便也不來吆喝他，一個個的全是極力矜持，要是不然，可就要笑出來了。這時欽差說道：「先把他押下堂去，省得在此搗亂。」左右連忙答應，果然把小吉祥兒給押了下去。欽差便又向胡得勝問道：「你這還有什麼可說的？」胡得勝叩頭回道：「大人在上，彼此皆係一面之辭，都沒有什麼憑據。」

犯官所說的，大人既然不以為真。那麼達空所說的，又焉知其中無假。還要請大人格外施恩，推情詳察。」

欽差聽了，微微冷笑道：「這個好辦，可以當面給你一個憑據。」說到這裡，便吩咐帶李成、金宏上堂。左右答應一聲，工夫不大，已把二人帶到，一齊朝上跪下。可歎那李成，經過了這些日子，他脖子上的瘡口，較前蔓延得更大了，跪在那裡，簡直是奄奄一息。欽差問過了名姓，便先向李成說道：「你的供辭，我已經看過了，如今可以不必多說，此時我只問你幾句話，要你據實說來。」李成叩頭答應。欽差便問道：「花牌樓那件案子，可是你親手殺的麼？」李成道：「是犯人親手殺的。」欽差又問道：「那是出於你自己的主意，或是另有別人主謀？」李成道：「主謀也是我，動手也是我，並不與別人相干。只求大人，把罪名坐在我一人的身上，便已感激不盡。」

當時金宏跪在旁邊，聽得李成這樣說，臉上是非常的高興。欽差聽完了李成的供辭，點了點頭，便又看看金宏問道：「李成殺人的時候，你是否一同在場，親眼得見的？」金宏高聲說道：「回大人，李成所供，全是實話。當初殺人的時候，犯人確是一同在場，親眼得見的。」欽差又點了一點頭，便厲聲道：「胡得勝，你可聽見了麼？現在殺人兇犯自己吐露真供，而且還有在場的見證。你卻顛倒是非，硬說是和尚主謀，屠戶動手，以致二人死於非命，這不是有心陷害是什麼？分明罪狀昭然，試問何從狡賴。你趕快給我講。」說著，把驚堂木一拍。

伺候的差役，便喊了一聲堂威。胡得勝叩頭道：「請大人暫息雷霆之怒。犯官還有下情上稟。」欽差道：「你講。」胡得勝道，大人明鑒，無論什麼事情，都有反正兩面，既然可以說是犯官，虛構事實，陷害智熙、蔡源；但是反過來說，又焉知不是李成、金宏二人虛構事實，要來陷害犯官。此事還請大人仔細批評，免得使犯官含冤莫白，那便感德無盡了。」說罷，連連叩頭。欽差道：「你好一張利口。試問世界上哪有自己承認殺人，卻去陷害別人的。難道說未曾害人，先把自己害了不成？」

你這種狡辯，在情理上，可能講得下去嗎？」胡得勝道：「大人所論極是，不過李成的供辭，其中有可疑的地方，還要請大人詳察。」欽差道：「有何可疑之處，你且訴將上來。如果然合乎情理，我自要詳加推勘。」胡得勝道：「從來殺人償命，律有明條，一經招認下來，便要性命不保。畏死是人之常情，實供談何容易。所以凡是殺人的兇犯，就沒有一個不滑供的。如今李成用不著三推六問，便肯矢口招承，難道他就不曉得殺人是要償命的嗎？試問世界上的人，哪有一個甘於就死之理。從此看來，足見情弊顯然，別有作用。請大人從此著想，真假就不難立見了。」欽差聽了以後，不免有些沉吟起來，因為胡得勝所說的，確是合乎情理；假若就此推問罷，怕的是別生枝節。然而要不往下推問，又顯得意存偏袒，不足以表示大公無私。一時猶疑不定，眼光便落在李成的面上，這是要察看他的神色，是否別有用心。

不料這時候，李成也正在向堂上望著，彷彿是等著機會，好說話似的，所以跟欽差的眼光剛一接觸，便趕忙叩頭說道：「大人若是不見罪的話，犯人情願把胡老爺辯駁的那番下情。」

據實上稟。」欽差一聽，很高興地說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你便訴將上來。」李成道：「方才胡老爺所說，人沒有不怕死的，這個道理，本來很對。不過要講到犯人的身上，恰有另當別論。因為我就要怕死，已經是怕不來了。」他說到這裡，用手把脖子一拂，愁苦地說道：「我長了這個砍頭瘡，眼見得是當初殺人的報應，所受的罪，真乃說不出來，倒不如趁早死了痛快。慢講是叫我實供，毫無推諉，就算立刻把我綁出去，我敢說也決不皺眉，為的是挨上一刀，也比這零碎受罪好。大人想一想，我已經是視死如歸，那還用得著三推六問嗎。比如我不肯招認，公堂上再要動刑，早晚也是一死，更添上一份皮肉受苦，豈不是犯不上麼。以上所講的，全是實話。但錯非經過胡老爺的駁辯，這種下情，原是用不著說出來的。」欽差聽完了這套供辭，也覺得恍然大悟，暗自想道：「原來他是病魔作祟，已經活得有些不耐煩了，怪不得他肯於直供不諱呢。」當下又看著胡得勝說道：「這是李成親口所供，並有他項上之辭為證。試問你還有什麼可說的。」好個胡得勝，見欽差這麼問將下來，便又立時叩頭回道：「如果李成所供確係實情，其中可疑的地方，較前更大。」欽差一聽，十分詫異，便道：「這是什麼理由，你且說將上來。」胡得勝道：「他既看透了，早晚難逃一死，並且為免除零碎受罪起見，情甘願意項上餐刀，焉知不早藉著這個機會，拿他不講痛癢的性命，換了人家絕大的賄賂，故意冒認花牌樓一案，好來陷害犯官呢。」

欽差聽完了這片言辭，不由得微微冷笑，這是笑胡得勝，居心雖然推問，恰有口給之才，現在公堂上受審，居然舌似翻瀾，能夠隨機應變。剛要再向李成動問時，只見李成早已向胡得勝說道：「胡老爺，你的口才真好。不過我的為人，是肯受人家賄賂的，還是不肯受人家賄賂的，大概你的心裡，自然很明白。假如我若把以前的情事，當堂供了出來，只怕於你諸多不便。但是咱們兩個人，往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犯不上多生枝節。現在我有一種天然的證據，不妨也告訴欽差大人，就可以把你駁倒了。」李成說到這裡，便又向上叩頭，口呼大人道：「犯人還有下情上稟。」欽差道：「你有什麼駁辯胡得勝的言語，只管盡情的訴將上來。」李成道：「方才胡老爺所說，犯人拿不關痛癢的性命，去換絕大賄賂，這話也未嘗無理。不過有一層，貪圖了賄賂，自己既然不能享受，必然要把這筆錢，留給一個至親的人，方才死得不算冤枉。如今請大人只管去調查，犯人不但孑然一身，無妻無子，就是弟兄們也沒有。試問貪圖了賄賂，可把來留給誰呢？莫不成陷害了別人，還能把這一筆錢，帶到棺材裡頭去麼？要說我樂意尋死，省得零碎受罪，那麼跳河上吊，死的法子多了，何必身受國法，一定要去挨刀呢？總之，今日公堂以上，我所說的，只是自己供認自己的罪狀，與別人無干，既不算陷害誰，可也不能搭救誰。倘若因為我吐露實情，妨害了別人的秘密，這事只能怨自己，當初把事作拙了，我是並不負什麼責任的。」

欽差聽罷，連連點頭，隨向胡得勝問道：「李成的話，你都聽見了，他孤身一人，死後要賄賂何用。你還有什麼能夠辯別的話，不妨再訴上來。」胡得勝叩頭道：「受賄一層，本出於犯官探測，事之有無，原屬不得而知。但是花牌樓一案，已經隔了十來年，如今他忽然承認是兇手，要把原案推翻，究竟只是口上空言，要一點可靠的證據也沒有。這等關係重大之事，不能不說情有可疑。」欽差道：「現放著金宏，是在場親眼得見之人。有這樣的人證，還能說是靠不住麼？」胡得勝道：「大人說的是。但是有一層，人證是可作弊的，假如其中另有情節，焉知他們兩個，不是串通一氣呢？」欽差冷笑道：「好一張利口。依你說，必須怎樣才能夠說是無弊？」胡得勝道：「回大人，人證有弊，物證無弊，除非是舉出物證來，那時犯官方能口服心服。」欽差道：「你要的是什麼物證，且與我指了出來。」胡得勝道：「比如說，人果然是他殺的，試問那一口行兇的刀子，現在何處？」欽差聽到這裡，不禁動怒道：「此案已隔了十來年，哪裡還去尋這把刀子。看你如此滑供，大概是非動刑不可。」胡得勝叩頭道：「要是沒有那把刀子時，縱然是把犯官殺了，也不瞞目。」欽差一聽，氣更大了，把驚堂木一拍，剛要吩咐動刑，不料李成此時忽然跪爬半步道：「大人且慢，那把刀子是有。」欽差聽了，不由得很為詫異，便問道：「你可說的是當初那把行兇的刀子，直到現在還有麼？」李成應了一聲是。欽差又問道：「刀在哪裡？」只見李成臉上帶著一種苦笑道：「回大人，提起這件事來，真乃默默中，似乎是有個道理。因為犯人當初殺了馬標時，便把那口刀子，埋在花牌樓石獅子旁邊的土內。請大人派差役掘土尋找，那一定是失滅不了的。」

當時公堂以上，所有一干伺候的人，聽了這套供辭，無不驚訝。欽差的神色更是非常高興。因為要物證，便有了物證，要那把殺人的刀子，便居然有了那把刀子，足可以叫胡得勝抵賴不行，死而無怨，比著動刑審問，實在強得多了。立時派了四名差役，去挖取那把刀子。又看著胡得勝說道：「此是你報應臨頭，難逃公道。等刀子取了來時，看你更有何說。」只見胡得勝低頭不語，似乎是在心中暗行籌畫。工夫不大，差役已經回來，把掘出來的那一口刀，呈到公堂上，請欽差過目。但見土花斑駁，已是鏽得不成樣子。欽差看了一看，便向胡得勝問道：「你要刀子，刀子已經有了。除去認罪以外，尚有何說？」胡得勝道：「請大人把那口刀，賞與犯官一看。」欽差聽了這種請求，雖然覺得有些奇異，但也不便不准，吩咐站堂的差役，把刀取下，讓胡得勝觀看。當時有個差官站在欽差的旁邊，出言攔阻道：「大人還要斟酌，提防給他這口刀，出了意外之事。」欽差冷笑道：「你是防著胡得勝當堂自刎麼？我看他，決不會有這種骨氣的。」此時胡得勝，已是接刀在手，詳細細細的看了半天，倒好像要在這口刀上，留下什麼記認似的。一時堂上堂下的人，都猜不出他其意何在。及至把刀仍然交到堂上去，胡得勝便叩頭回道：「大人在上，刀雖然有了，然而卻還不能說是無弊的。」欽差見他又生枝節，不由得動怒道：「弊在哪裡？」胡得勝道：「凡是誣陷人的，常有栽贓之事，焉知這口刀不是故意埋在那裡，假造出來的證據呢？」欽差喝道：「胡說，這口刀是多年埋在地下的，還是臨時現埋的，莫非你不能辨認麼？」胡得勝道：「大人說得是，這口刀確乎不是臨時現埋的，不過這裡頭，還另有一個道理。因為大人既能見到這一層，別人也是能夠見到了，假使是有意陷害，焉知不是除蓄意已久，早就把這口刀埋好了，免得臨時驗出破綻來呢？」欽差聽到這裡，十分動氣，便又喝道：「當初是你說，人證不足為憑，非要物證不可。如今有了物證，你又這般強詞奪理。看來除非動刑審問，你是決然不肯招認的。」胡得勝趕忙叩頭道：「請大人息怒。從來酷刑之下，何求不得。犯官想，大人審問此案，原是一秉大公，毫無成見的，為什麼不叫犯官下情能夠上達呢？」欽差見他如此措辭，便道：「你還有什麼可說的，且容你訴將上來。」胡得勝道：「假如那口刀，當初要是李成隨身常用的，他一定能夠認得出來。犯官請大人派人揩去了那刀上的土鏽，再取同樣式的舊刀數把，把來陳列在一處，叫李成當堂辨認，哪一口刀是他當初殺人的。他如果認得不錯時，犯官便情願認罪。」欽差聽罷，搖了一搖頭道：「此乃公堂問案，豈能由你犯罪的人一再出主意。這種請求，我難於允許。」欽差剛把話說完，胡得勝還沒有答言，忽然李成向上回道：「請大人只管准其所求，犯人自是能夠辨認的。」欽差聽了，神色不由得有些詫異，便看著李成說道：「你可要明白，

當初那口刀，縱然是你隨身常用，如今卻已隔了十來年了，若把它跟同樣的刀擺在一處，你萬一認錯，那時胡得勝便將有所藉口，這案子可就不好辦了。」李成回道：「大人只管放心，犯人決不會認錯的。等到了認過以後，那時也好叫胡老爺心服口服。」胡得勝見有這個機會，比著自己說話強得多，便連連向上磕頭，請求大人允准。欽差見李成敢於如此擔當，頗覺得有些莫名其妙。但是這兩個犯人，一個請求辨認，一個願意辨認，自己若再不準時，未免顯得有私了，於是就點頭允許。不過找同樣式的舊刀，也很費些工夫，時間已經太長了。便吩咐退堂，等候明天，把一切都預備齊了，那時再行審問。

當日無話，到得第二天午後，諸事齊畢，稟過欽差，再行升了公座。但見公堂下，齊臻臻地放著九把刀，是一字兒排著，不但樣式相同，就是刀身的長短寬窄，也都是彼此一律，放眼望去，簡直的可以說是沒有差別，要打算從這九口刀內，單認出那一口行兇的刀來，真乃大大的不易。當時早有站堂的差官低低向欽差回明，說那九口刀內，居中的第五口刀，乃是從地下掘出來的。其餘各刀，滿是陪襯。欽差點了點頭，又把眼望了望，心中按不住的有些個躊躇，這是因為胡得勝很能狡辯，自己看那九口刀又是一模一樣，倘若李成認錯了，豈不是授人以柄，無端要多費唇舌麼。但是事情已經預備好了，萬無中止之理，只好試上一試再說。當時傳下話去，提犯人上堂，左右伺候人答應了一聲，工夫不大，所有案中人犯，一齊提到公堂，向上跪下。欽差先向胡得勝說道：「今天叫李成當堂辨認那口刀，要是沒有差錯時，你可認罪麼？」胡得勝叩頭稱是。欽差便又向李成說道：「那九口刀中，有你當初用的那一口刀，你可走上前去，小心辨認。」李成便也叩頭遵命。

當時上至欽差，下至吏役，所有人的眼光，都集中在李成一個人的身上，因為又是懷疑，又是好奇，都要看這試驗的一幕，究竟成敗如何。但見那李成，因為惡病纏身，很是荏弱無力的站了起來，慢慢的向那放刀的地方走去。及至相臨切近，他彎下身軀，先把並排的頭一把刀，拿到手內，當他握柄以後，輕輕的舉起來時，並不用眼光仔細端詳，卻把空著的那一隻手，伸出食指和中指，很有斟酌的去接觸那口刀，彷彿像是要辨別那刀鋒利鈍的樣子。大家見了這種舉動，都不禁滿腹懷疑，不曉得他其意何在。誰知李成用手指一經試過刀鋒之後，便毫不猶豫的搖了一搖頭，立時便把那一口刀放下。據那意思的表示，就好像是說，這一口刀，並非他當初殺人的兇器。當時眾人見了，全都暗自吃驚，猜不出這是怎麼一個絕竅，倒好像含有一種神秘意味似的。再說李成把第一口刀放下，接著便拿起第二口刀來，他那試驗的態度，跟否認的神情，還是同第一口刀一樣。眾人看在眼內，疑在心上，格外更覺得緊張了，越發眼巴巴的要靜觀其後。話休煩絮，接著把第三、第四兩口刀，都試驗過了。及至輪到第五口刀時，李成一經用手指接觸過刀口，神情就變了，當下只見他點了一點頭，返身走向，朝上跪下，舉著那一口刀，高聲回道：「欽差大人在上，犯人當初殺馬標的，就是這一口刀。」

幸虧公堂上誰也不敢放肆，要是不然的時候，那些站堂的官差，及兩邊伺候的吏役，少不得就要大聲喝采起來。再說欽差坐在上面，心裡也是非常的高興，因為自己方寸懸懸，恐其不能得當的，至此算是已經解決了。想情胡得勝自然也就無得可說。不過可還抱著一個疑團，就是不明白李成何以用手指去摸那口刀，便能辨得如此準確。當時把眼望著那單手舉刀的李成，可還不曾開口，忽見胡得勝叩頭向上回道：「請大人開恩，把李成辨認出來的那一口刀，賞與犯官一看。」他的這種請求，本不足怪，因為那九口刀內，居中的一口，是當初殺人的兇器，所有公堂上下人等，對於這個啞謎，差不多是全都曉得了，惟獨胡得勝卻還未曾了於胸，他自然是要想看看。欽差聽了，方才想起昨天胡得勝看那一口刀時，十分的加意端詳，彷彿要留下記認，原來就是預為之計，省得今天當場受了欺。

他這種心思，總算是鎮密極了。好在要李成辨認的，並無錯誤，正好叫他看一看，免得還有後言。當下便吩咐差役，從李成手內取過那口刀，再遞與胡得勝。只見他接了過來，剛一留神注視，臉上的顏色便立時慘白了，拿刀的那一隻手不住的亂顫。此時欽差在上面，早已發話道：「胡得勝，你看這一口刀，可就是昨天從花牌樓那裡掘出來的那一口麼？」胡得勝打了一個哆嗦，把刀放下，頹喪的回道：「正是那一口刀。」欽差聽了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大約你除去認罪以外，再沒有別樣可說的了罷。」胡得勝有些猶疑的說道：「大人恕罪。試問李成那樣辨認，其中準是毫無弊病麼？」欽差一聽，不由得動怒道：「有什麼弊病，你只管指出來。」胡得勝道：「犯官見李成辨別那幾口刀時，並不留神觀看，卻用手指去試驗刀鋒，這種情形，不能不說是有些特別。假如他要供不出所以然來，其中難免引人疑竇。」那時欽差聽了，還不曾發言，只見李成早已叩頭回道：「大人在上，胡老爺說辨認那幾口刀的情形有些特別，這話誠然不錯，但是要沒有那種特別的情形，犯人還不敢兜這件事呢。試問普通用的一口刀，經隔了十來年，如今把來跟樣式相同的刀擺在一處，哪裡能夠辨認得出。犯人所以敢於自信，這其中當然是另有一種道理。現在胡老爺既然疑惑有什麼弊病，犯人不妨把這個緣故供了出來，自能使其心服口服。」欽差一聽這個話，也覺得高興極了，因為李成試驗的舉動，自己也是莫名其妙。如今他肯於說出，這個疑團便可打破了。當下便吩咐李成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你就把這個緣故，當堂供出來罷。」

那時公堂上沒有一個人不是急於要聽的。只見李成向上回道：「大人明鑒，凡是用刀的人，都使右手。所以刀鋒開口時，自然都是正刃。就算也有用左手做事的人，惟獨說到唸書的人拿筆，跟武人使兵器，差不多都用右手，因此所用的刀，卻依然還是正刃。惟獨犯人是天生下來的，非用左手不可。這雖不是再也沒有，然而也就算罕見的了。」他說到這裡，用手把放在旁邊的那口刀一指道：「當初這口刀，本是犯人定制的，所以當刀鋒開口的時候，便叫匠人開的是反刃。因有這個特別的緣故在內，自然用手指去摸那刀口，看一看是正刃，還是反刃，便可很容易的試驗出來了。現在犯人把話說明，胡老爺也就不會疑惑是有什麼弊病的了。」當時所有聽的人，都覺得豁然開朗，暗想事情如此之巧，證據愈加確鑿，料想胡得勝再沒有強辯的餘地了。誰知胡得勝變化多端，還不曾到得山窮水盡呢。欽差聽完了李成的供辭，點了一點頭，望著胡得勝說道：「你都聽見了麼。試問除去甘心認罪之外，尚有何說？」只見胡得勝叩頭向上回道：「請大人開天地之恩，犯官還有下情上稟。」欽差一聽，不由得大怒道：「你這樣狡猾，實屬太可惡。」

今天你要物證，已經有了物證。今天你要求當堂試驗，已經當堂試驗。你又說其中有弊，卻偏有事實證明。我想就是蘇秦、張儀復生，也自開口不得。你至此竟不肯認罪，試問要反覆到哪裡去。」胡得勝叩頭回道：「大人息怒，從來螻蟻尚且貪生，為人豈不惜命。想犯官負著天大的冤屈，苦無昭雪之地，但使能有一句話可說，自然還是想著要說的。若是在公堂上不能盡言，犯官想大人，是天地父母之心，萬不能如此。」他把話說完了，又連連的向上叩頭。欽差見他如此刁滑，本是恨極了，但因為他所說的話很有分兩，只得捺住了氣道：「你還有什麼可說的，姑且再容你訴將上來。」胡得勝道：「謝大人恩典。犯官仰承高厚，實在感戴不盡。」欽差聽到這裡，早已不耐煩的說道：「不用說這些無謂的話，我只問你還有什麼辯白的，快快訴將上來。」胡得勝道：「若講那一口刀時，自然確是李成所用，犯官已沒有辯白的餘地。不過其中有一層，當年花牌樓那件凶殺案，是否果是李成用這口刀殺的，仍屬不無疑問。」欽差聽到此處，便不禁冷笑道：「要依著你說，自然還是熙智和尚主使，蔡屠戶殺的了。」胡得勝道：「此刻犯官被著誣陷的嫌疑，縱使這麼說，大人也當然不能見信。不過這個話，是另由別人人口中說出來的，滿讓犯官是存心誣陷，難道說別人也肯幫助犯官去誣陷麼。這一層，還要請大人推情詳察。」欽差聽了，便道：「試問這個話，是從何人口中說出來的呢？」此時只見胡得勝提起精神，朗朗的說道：「當初犯官奉委辦理此案，原是苦於無從下手，幸虧有個開豆腐店的王老兒的兒子，喚作牛兒，他對犯官說，在正月初呵的夜裡，他經過花牌樓地方，親跟看見熙智和尚，指揮蔡屠戶把那人砍倒。犯官根據他這種告密，方得緝捕兇犯，究出真情。後來制台大人，還親自審訊此案，恐怕其中或有別情，所以找來幾個和尚，幾個大漢，跟熙智、蔡屠戶站立在一處，叫牛兒當堂辨認。好藉此證明是非。」

當時辨認的結果，是一一指出無訛。制台以為情真罪當，方命把二人明正典刑的。大人閱過卷宗，當然早經洞察。想牛兒在那時候，不過是個十幾歲的孩子，正當天真爛漫之時，並不懂得作偽，豈有無緣無故的幫著犯官，去陷害別人之理。據這一層看來，若牛兒之話是真，則李成之言則假。出入之間，所關甚大。大人倘僅據李成一面之辭，使犯官身罹大辟，真乃死不瞑目。如今王老兒雖然亡故，牛兒卻還無恙。請大人開恩，把他傳來當堂質對，犯官便已感激不盡。」說罷，又連連叩頭。欽差聽了這片言辭，不

由得心中一動，暗自想道：「果然還有這麼一回事，我竟自有些忘懷了。如今他就此立言，提出反證，不免又要另生枝節。最怪的是那個牛兒，當初何以願意來作這案中的干證呢？此事實難於索解，莫非說還有什麼情節不成？」想到此處，便看著李成問道：「花牌樓那件凶殺案，既然人證物證俱全，是你親手作的，何以那個牛兒，又會各執一辭，說是另有所見呢？」李成苦笑道：「大人是聖明不過的，別的事情可以冒認，焉能冒認殺人之理。犯人只為得了冤孽之症，覺得生不如死，所以才肯實話實說，好免得三推六問之苦。至於那個牛兒，何故要講昧心的話，此事只有他自己明白，犯人卻無從曉得。我看大人不妨把他傳來，當堂審問，那時真假虛實，自有一番水落石出。」胡得勝聽到這裡，便又叩求欽差傳訊牛兒。在他的心思，以為把牛兒傳來，他一定要本著原來的去說，決然不會改口的，這是他本身利害的關係，並非替自己幫忙。然而得了這麼一強而有力的反證，可就不難脫卸罪名了。當下欽差見李成跟胡得勝雖然互立在反對的地位，卻作了同樣的請求，只得照准，便吩咐差役，前去傳喚牛兒。

工夫不大，已經傳到。牛兒此時已是十多歲的壯漢了。他上得堂來，朝上跪下，臉上並沒有害怕的神情，卻帶一種憤懣不平的樣子。欽差問過了他的姓名，便道：「當初花牌樓一案，你可是在正月初一日夜裡，親眼看見殺人的情形麼？」那時公堂上，所有一千人等，全都眼睜睜地看著牛兒，要聽他怎樣說。

就中胡得勝，尤其緊張得厲害。只見牛兒叩頭回道：「大人在上，小人有一肚子的話要說，但不知從何說起。提起這件事來，小人實在犯了很大的罪名。但是事到而令，小人情願當堂招認。因為這樣，才能替我那死去的父親報仇雪恨。」可歎胡得勝，運敗時衰，弄巧成拙，自己把個冤家對頭找來了。當時他聽見牛兒說到這裡，好像是一把刀，已經擱在他的脖子上，一時情急，便插口道：「你要想明白了，可不要自己害了自己。」欽差一聽，不由得勃然大怒道：「好混帳，此時哪有你插口的地方，左右看住他，要敢再說話時，便與我掌嘴。」那時候的人，聽了欽差的吩咐，便暴雷也似的應了一聲，早走過兩名掌刑的皂隸，看住了胡得勝。此時欽差又把顏色放溫和了，向牛兒說道：「你有什麼話，只管放心大膽的從實訴來，縱然是擔著罪名，我也要開脫於你。最要緊的，是千萬不可說一個字的假話。」

牛兒聽了，先謝過大人的恩典，然後說道：「當年花牌樓出了那件案時，我們父子二人，壓根兒就不知道。不過驗屍的時候，街上轟嚷動了，小人年紀小，貪看熱鬧，曾去看了來著。後來有一天夜裡，胡老爺來到我們店內，對我父親說，他破這件案子，是我告訴他的，當時我跟他辯白，說是沒有這麼一回事，他就變了臉，威嚇我們父子，說我是翻供不認，說我父親是知情不舉，縱然殺不了我們，可也發得了我們。並且他還說，要無中生有，打我們一個幫凶的罪名。可憐我們父子二人，一個是年老怕事，一個是年小不懂事，哪裡經得起這樣的威嚇，況且開豆腐店的人，怎敢去惹作官的人。因此，我父親便跪在地下，央告於他，說情願順了他的口氣，叫我去作干證，他這才罷。以後我父親愁得吃不下飯去，又怕我到了公堂上不會說話，便一邊掉眼淚，一邊教給我口供。那一番苦情，小人現在想起來，還彷彿就跟昨天一樣。後來此案經制台大人親自審問，叫我在公堂上，辨認那個和尚跟屠戶。想當初我就沒有見過，並不認識這兩個人，卻從何處辨起？那時胡老爺向制台大人說，小人年紀小，恐其害怕，說不出話來，請求叫我父親領著我前去辨認。制台大人也准了，卻派人監視著，不許我們父子過話。及至我父親領我到了那受害的和尚跟前，便用領著我的手，使勁捏了我的手一下，我便說了一聲，就是他，認是認對了，和尚的命，可也沒了。當時那個受害的屠戶，自己說出話來，也就用不著再去辨認。我們父子這道難關，算是搪過去了，但那負屈含冤的兩個人，便已身受國法。不過這個事，全是由胡老爺威逼出來的，我們是急於自救，哪裡還能夠救人。這一層，只有求大人赦罪。」牛兒說到這裡，向上叩頭。

欽差到了此時，方把以前的疑團打破，便道：「你肯於吐露真情，這便好了，雖說是罪有應得，但你父親已經亡故，你那時年紀又小，我自然是要開脫的。但不知你還有別的話沒有？」牛兒道：「小人還有下情上稟。」欽差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就再行訴來。」牛兒道：「自從那和尚跟那屠戶被殺在法場以後，我父親便得了一種怔忡之症，飲食少進，夜間睡不著覺，以致精神恍惚，語言顛倒，雖說又勉強著活了幾年，簡直的就是受罪。到他臨死的時候，把小人叫到跟前，吩咐道：我害了兩條人命，這個罪孽，實在不小，這幾年活著受罪，是你已經看見的了，你可一定記住了，以後無論怎樣，千萬不可作那虧心之事，這就是我臨死囑咐你的話，你須牢記在心，免得像我這樣的後悔。當我父親說這話時，臉的神情是異常痛楚，緊跟著就死了。足見我父親，活著受罪，臨死後悔，都是受了胡老爺的陷害。後來這幾年工夫，小人想起此事，便覺得心似刀挖，假使當初要不受這種牽連，只怕我父親還能多活幾年也不見得。不瞞大人說，小人是又氣又恨，很想著要替我父親報一報這個冤仇。偏生那慣於害人的胡老爺，官兒越來越大。小人自問，不過是個賣豆腐的，實在惹不起他，因此只得忍了這口氣。誰想皇天有眼，居然也有這麼一天。所以小人寧願擔著罪名，也要把以往的情形，實話實說，一來遵照我父親臨終的言語，不再虧心。二來也贖一贖當初的錯處。三來胡老爺要有應得之罪，也便報了冤仇。這就是小人發於肺腑的一片下情。不但要稟明大人，並且也叫胡老爺聽了，好使他明白一切。」欽差聽罷，點了一點頭，命他暫且退後，跪在一旁，便看著胡得勝說道：「原來你於陷害和尚、屠戶以外，還造下這麼一層罪孽。此乃天理昭彰，報應不爽，叫你自己親口舉發出來。方才牛兒的供辭，你可曾都聽見了麼？試問除去認罪以外，尚有何說？」胡得勝叩說道：「大約他們幾個人是彼此串通好了，一致要存心陷害的，為的是叫犯官無從分辯。像這般意外的冤屈，真乃從來罕見。只有求大人開恩作主，不要受了他們的蒙蔽。」

欽差還不曾聽完，便怒喝道：「至再至三，還想要賴到哪裡去，諒你這般刁滑，不打如何肯招。左右何在？」欽差說到這裡，那兩旁伺候的差役，早不約而同的答應了一聲。此時胡得勝忙著向上叩頭道：「大人且慢，容犯官再說幾句話。」欽差喝問道：「你還有什麼可說的？」胡得勝道：「犯官雖然打著這場屈官司，但是功名還不曾革掉，求大人恩施格外，免其動刑，況且這也是朝廷法器攸關，請大人詳察。」

欽差一聽到末後兩句，分明是說他還有功名在身，是不能夠加刑的，不由得勃然大怒道：「像你這小小的前程，現在打著犯案的官司，當然是要註銷的了，難道還用得著降旨革職麼！況且本部堂，口銜天憲來此問案，慢講你是個督標參將，不過微末的前程，滿讓就是提鎮大員，我也是一樣動得刑的。」

欽差說到這裡，便喝命左右，把他拉下堂去，先與我重責四十大板。那些如狼似虎的差役，聽了欽差的吩咐，便暴雷也似的應了一聲，立時像鷹拿雀一般，將胡得勝拖到堂下，但見按頭的按頭，按腳的按腳，掌刑的掌刑，數刑的數刑。霎時間，把四十大板打完，已是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。那時達空跟小吉祥兒、牛兒，跟著仇人受刑，都是滿心說不出來的痛快。再說胡得勝，一向作官，是養尊處優慣了，何曾受過這樣的苦楚，只被給打得斷續呻吟，面色更變，哪裡還能走得上路來。差役把他架上公堂。趴伏跪下。欽差問他有招沒有？胡得勝哽咽著說道：「求大人開恩，犯官實在冤枉。」欽差此時因為坐堂的工夫太大了，自己亦覺著異常勞倦，便吩咐暫且退堂，下次再審。除胡得勝、李成、金宏監禁外，其餘開釋，聽候傳訊。

這次欽差問案，早已轟動了南京城，一時街談巷議，無人不說著此事，都道胡參將當初害人，如今事隔十餘年，舊案重提，是非大白，足見報應昭彰，只爭遲早。現在證據完備，眾口一辭，看他還能賴到哪裡去。此次欽差已經動刑，可見是胸有成竹了。常言講得好，任你人心似鐵，怎當得官法如爐，早晚少不得要自己吐露真供的。在眾人說的這番話，未嘗沒有道理，誰知竟自然而不然，原來以後又過了幾堂，每次胡得勝都受著刑訊，但他豁出皮肉受苦，一直咬定牙關，只說大人開恩，犯官冤枉，除此兩句話外，並無別語。這是他早經想透了，知道一經招認，腦袋便保不住，刑罰固然難受，性命尤其要緊。講不得，只好硬挺的了。不過其中，可還另有一個關係，就是胡得勝所受的，止於挨板子，並沒有經過什麼大刑，假如要照著審訊盜賊的辦法，用種種嚴刑拷問時，或者他才肯於吐露真供，那可也是說不定的。不過有一層，欽差雖然見到這裡，卻不敢這樣辦。倘問欽差何以不敢呢？莫非說是怕胡得勝不成？殊不知這件案子，是朝廷特旨查辦的，總要得了實供，專摺復奏，那才能夠交代得下去。倘若問不出口供，便用種種酷刑，胡亂收拾一氣，須知胡得勝並非江洋大盜，能夠具著一身銅筋鐵骨，倘他熬不住，來一個當堂斃命，試問欽差如何交旨？到了那時候，只有自請處分，輕者降級罰俸，重了還不知要得什麼罪名。因為有這個關係橫互當中，欽差用刑自然要有個斟酌。

酌，不能隨便放手亂來的。胡得勝在無形中利用了這麼一層保障，所以他受的痛楚，未常溢出限度之外，他便能狠心挺得住了。

再說達空跟著過了幾堂，眼看胡得勝受刑，自然也可消一消多年的積恨，但見他抵死不肯招認，可又不免有些焦慮起來。自己盤算道：「事情雖說順利，無奈得不著他的口供，終難定案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想來想去，不得主意，實覺不勝愁悶。後來心中一動，可又想到王頌周的身上了。因為欽差前此以同年的關係，曾經造訪，王頌周據實說明一切，達空已是早就知曉。沒作理會處，少不得再去請教，或者這位識見高明的王大人，能夠有什麼辦法，那可也是說不定的。想到這裡，更不怠慢，便於是日午後，前往求見。不料走的離王宅不遠，忽見宅裡一個相熟的家人，正從迎面而來。他一見達空，便滿面堆笑的說道：「師父，你來得正好，大人正叫我去請你呢。這可活該，便宜我少走好些道兒。」達空一聽，也站住了，不禁又驚又喜的說道：「這話當真嗎？大人派你找我幹什麼？」家人道：「據我看，大約還是為你那件官司事。因為今天早晨，欽差薛大人便衣造訪，跟我們大人秘密談了半天，還留在宅裡吃午飯。薛大人走了以後，不大工夫，便派我前來請你。要就事情的前後去設想，可不為的是那件查辦的案子嗎。」當時達空聽了，覺得事情如此湊巧，兆頭是非常之好，心裡格外透著高興。不過欽差造訪，究竟商量何事，總要見了王頌周的面，方知端底。想到此處，怎肯遲延，便不再盤問，忙匆匆的，隨著那個家人，來到宅裡。王頌周見達空來得如此神速，有些驚訝，便道：「你見著我派去請你的人麼？何以能來得這般快呢？」達空道：「小僧今天原是專程造府請安，並有要言面稟，不想走在中途，恰遇著大人的尊紀，奉命前去呼喚的。」王頌周點了一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那就無怪了。不然，還要疑你是肘生雙翼呢。但不知你要跟我說的，究屬何事？」達空道：「這些日子，小僧跟著過了幾堂，雖說是證據確鑿，無可抵賴，怎奈那胡得勝咬定牙關，挺刑不肯招認，眼見得沒有口供，便不能定案。若盡管這麼延宕下去，將來還不知有何變化。小僧十分憂慮，有些委決不下，想我師父慘死多年，沉冤莫白，全仗大人鼎力成全，方才得有今日。現在到了為山九仞，功虧一簣的時候，稱得起是最後關頭，非常緊要。小僧別無他法，只有前來稟告，想大人神明默運，智慮周詳，對於這個不好解決的難題，必然是有以處此了。」王頌周聽罷，手捋鬚鬚，哈哈一笑道：「我當是甚麼，原為也為的是胡得勝不肯招認的事情。但可惜你已經走在人家的後頭，今天早晨，欽差薛大人就來了，走的工夫並不大，他向我懇懇請教，也就為的是這回事。看來那個胡得勝真能夠磨搓人，不用說你打官司的透著心急，就連問案的，都跟著頭疼了。我若能出一個主意，便可兩邊送人情，這又何不搜索枯腸，盡力而為呢。」

王頌周說到這裡，卻又不禁大笑起來，看那樣子，似乎很有一種得意的神氣。達空看在眼內，已自有些省悟，不禁站起來說道：「莫非大人已是成算在胸，方才同著欽差斟酌好了，所以派人去呼喚小僧麼？」王頌周聽得這樣說，點了一點頭道：「你算猜著了，先坐下。等我慢慢告訴你說。」達空這才照舊坐下，王頌周便道：「那胡得勝不肯招認，只是一個怕死之故。這種欽差官司，又未便輒動大刑，恐其是出了舛錯，難於交旨。方才我同欽差商議了一番，只須把那怕死的心理，給他打破，事情便可迎刃而解了。」達空聽到這裡，皺了一皺眉道：「那可怎麼打破呢，莫非說是要代其一死嗎？」王頌周笑道：「你錯會了意了，並非是要代其一死，是要叫他知道，定數難逃，非死不可。到了那時候，他自行絕望，便不會不招認的了。」達空聽了這些話，似乎有些猶疑，頓了一頓，方才說道：「大人所見固是，但怎樣能夠叫他知道是定數難逃，非死不可呢？小僧愚魯，實在莫測高深，懇求大人一一解釋。」王頌周道：「你是聽著我這個話怪嗎，其實是不怪的。這不過是利用人類一種普通的心理罷了。因為除去聖賢豪傑外，差不多的人，都有一種迷信的心理，所以具有特別技術。或是特別修養，帶著幾分先知意味的人，都能給別人一種暗示，如相面的，瞧病的，算卦的，以及僧道等等皆是。他們只須幾句話，便可以擾亂人的神經，變更人的心理，或使人受絕大的安慰，或使人抱異常的驚恐。你想我說的這番道理，是也不是？」達空道：「大人說的，誠然不錯，不過我一個和尚，只怕說破了嘴唇，可也點化不了胡得勝。」王頌周大笑道：「你雖然是個和尚，可惜並沒有什麼資格，哪裡就能夠點化人呢？不過我給你一種東西。你拿了去見胡得勝，那就可以點化他了。」達空一聽，不由得滿面詫異。此時王頌周早拿過一個預先包好了的紙包，遞與達空。達空接了過來，還是滿腹疑團，忙著打開看時，卻是十年以前王頌周親手寫的那篇異夢記的手卷。達空心中一動，已自猜有八九。但是王頌周沒有容他開口，便先說道：「你拿了這個證據，去見胡得勝，只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的一說，他曉得他該死之根，已種在殺你師父之日，自然要灰心絕望，以為是定數難逃，便甘於俯首認罪了。因為這種事，總是迷信的，不能在公堂上宣佈，只好私下辦理。」

達空聽了，略為躊躇，然後說道：「大人這番籌畫，固然是最好不過，但防胡得勝萬一還是不肯招認，那時又當如何？」王頌週一笑道：「我想那是不會的。不過果然如此，也不要緊，因為在這個計劃以外，同時還另有一種計劃呢。但事先我不便說明，你只須依照我的言語，明日去辦好了。」達空聽得這樣說，不敢往下再問，便攜了手卷，告辭而去。

再說胡得勝雖然過了幾次堂，但當押禁的時候，只在一間單身房裡，這是因為欽差的行轅，並沒有什麼牢獄，而且他的飲食起居，都還安適，這卻是他家中人花錢打點之故。那些當事的差役，未嘗不知道，這是欽案官司，非同小可，是不能胡亂使錢的。不過在可能範圍內，擔不著多大的責承，卻也不能看著白花花的銀子毫無沾染。這就應了中國的俗語，所謂何官無私，何水無魚；又是什麼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的那些話了。

且說這一天晚上，差役來到胡得勝押禁的房內，說是要給他換一換屋子。胡得勝聽了，立刻心中亂跳，猜不出是吉是凶，但是無論如何，只有服從，決難反抗，他因為身帶板傷，行走不便，由差役們把他挽架了過去，到得新換的這間屋內。但見四白落地，是剛才糊裱成的，什物俱全，非常乾淨，比以前住的那間屋子，實在是強得多了。胡得勝此時方才把心放下，以為必是家裡人又花錢打點了，所以才肯如此優待。不過這種起居安適，很引不起他的高興來，因為他所憂慮的，第一件是生死問題，怕的是將來難免挨刀。第二件是痛苦問題，怕的是早晚又要挨板子。因此當換過屋子以後，便向差役詢問，眼前是否還要過堂。差役笑道：「胡老爺，你先寬一寬心罷。聽說欽差大人有些身體不爽，那過堂的話，大約三五天內，暫且是談不到的。」胡得勝一聽這個話，心裡覺得暢快多了，知道眼前頭先可免得皮肉受苦，所以在那一天夜裡，也便睡得格外香甜。

第二天早晨起來，喝過了茶，又吃了一些點心，一個人歪躺在牀上，靜靜地沉思，打算要死裡求活，籌畫一條出路。想著除非把他的冤家對頭，先在私下裡說和了，這事方能有辦法。那牛兒跟小吉祥兒是不足一論的，最要緊的就是達空，非從此人人手不可。但是我跟他，除在公堂上，可怎麼能夠會面呢？他剛想到這裡，忽見監管的差役走了進來，笑嘻嘻地說道：「胡老爺，外頭有一個人，要來看望您。」胡得勝道：「請進來罷。」

他這句話方才說完，外面的人已經進來了。胡得勝舉目看時，不由得又是吃驚，又是歡喜，你道來者是誰？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達空。

那胡得勝正愁著不能跟他會面，卻不料竟自應念而至，真乃等于飛將軍自天而下，哪有個不竭誠歡迎的道理。當下掙扎著，從牀上下來，一瘸一點的，走了兩步，口中說道：「師父，我真想不到你來，請坐請坐，咱們可以慢慢的談一談。」達空看胡得勝時，只見他面容憔悴，發辮蓬鬆，已是不成個樣子，便點頭就座，把手中拿著的一個紙裹，放在桌上。胡得勝又道：「師父，請你怨罪，我只能在牀上歪躺著，不能規規矩矩的陪著你坐，這是因為板傷作痛的緣故。」說著，便皺眉咬了兩聲。達空道：「胡老爺，我聽你這樣說，心裡也有些替你難過。」胡得勝歪在牀上道：「師父，你果有憐憫之心，或者我還能夠有一條活路。」那時兩個人說著話，監管的差役並不曾出去，似乎是要在旁監視著。達空陪著笑臉，向他說道：「上差，我打算要跟胡老爺私下裡談幾句話，請你先出去，這事可使得麼？」差役搖頭道：「師爺，我放你進來跟胡老爺相會，已是多大的情面，你怎麼不知進退，還要說出這個話來。」達空趕忙掏出一個銀子包兒來，送給差役道：「請你擔點干係罷，這是我的一點小意思。」胡得勝此時也早搶著說道：「這事應該花多少錢，回頭你只管對我說，不必收師父的銀子。」但是差役已經接了過去，笑著說道：「我先領下這個，有別的話，咱們回頭再講。你們二位只管放心談，准保沒有一個人來打擾。」

他說完，就出去了。胡得勝見全都稱了自家的心眼兒，不由得十分高興，卻不料這全是活局子，特意做出來給他瞧的。當下屋

內只有二人，外面也是靜悄悄地，一點走路和說話的聲音都沒有，彷彿設下這麼一個絕妙的好機會，好叫他們秘密談話似的。當時胡得勝正在心裡盤算，想著怎樣的去下說辭，方為得法。但是還沒有容他想想，達空已先開口道：「胡老爺，請你猜猜，我今天前來探望，可是怎麼一種意思？」胡得勝見把話柄兒遞給他，便忙順著口氣說道：「據我想，師父你既肯前來看我，必然是一番好意。」達空點點頭道：「你猜的總算不離譜兒。我因為見每次過堂，你受的苦很不小，所以想著要把話前來點醒你。」

胡得勝一聽，以為是有了盼望，便提起精神說道：「師父，你本是佛門弟子，自然應該要慈悲為本，方便為懷，以前的事，咱們也不必細講，反正一句話，是我做錯了。但是事到而今，縱然殺了我，你那去世的師父，可也不能復活。冤家宜解不宜結，誰都知道這個道理。如今你肯其動憐憫之心，說不定還許受了神佛的指示。此後若肯於鬆手，不去追究，無論提出什麼條件，只要是我辦得到的，決不駁回。」達空聽到這裡，不容他往下再說，便用話截住道：「胡老爺，你錯會了意了，方才你說的那套話，跟我今天來探望你的意思，是合不到一起的。」胡得勝一聽，把以前的那團高興，立時挫下了許多，慢吞吞的說道：「你莫非是要一定往下追究麼？」達空唉了一聲道：「說到這件事，並非我一定要往下追究。」胡得勝聽到這裡，神氣之間，似乎又有一些舒展，但是達空又緊跟著說道：「無奈明裡有一個人，放你不過；暗裡還有一個人，尤其放你不過。我縱然不追究，可也不成。」胡得勝道：「你這話好難懂，請問明裡那一個人是誰？」達空道：「就是欽差。」胡得勝倒抽了一口涼氣，又看著達空問道：「暗裡那一個人可又是誰呢？」達空道：「就是我死去的師父。」胡得勝皺了一皺眉，然後說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，你莫非還要跟我開玩笑麼？」達空道：「我並沒有這個意思，方才聽說的，都是實話。」胡得勝道：「既然這樣，你師父已經死了多少年，怎麼還能放我不過呢？」達空道：「我告訴你說罷，在我師父死的那一天，他把現在欽差審問的事情，都從夢中指示出來了，並且還留下了證據，請想你還能賴到哪裡去。」胡得勝一聽，顏色大變，顫著聲音問道：「你這話可是當真？」達空道：「怎麼不當真，容我慢慢地告訴你。」這時胡得勝睜大了兩眼，看著達空，神氣是難看極了。達空向他說道：「你可知道咱們這裡，有一位作過大官，姓王名錦，號叫頌周的王大人麼？」胡得勝道：「那怎麼不知道，他是從先作過臬台的。」達空道：「你說得不錯，我師父的夢，就是給他托的。」胡得勝似乎有些不信道：「就算你師父果然有此靈應，但是這個夢，何必一定要給他托呢？」達空道：「等我說話全都說出來，你自然就明白了。」當下便將以往的始末根由，並夢中情景，以及留下的話語，後來王頌周親筆作的異夢記，還請本地多數縉紳作證，一一在上面簽名，全都說得詳細無遺。胡得勝是越聽越怕，臉色刷白，出了一頭冷汗。

達空把各項事情說明以後，登時把帶來的那個紙包打開，取出異夢記的手卷，又向胡得勝說道：「我還怕你信不及，所以從王大人宅裡，把他當年親筆寫的上捲取來，與你觀看。」

說著，遞在胡得勝的手內。當時胡得勝坐在牀沿上，把板傷的疼痛早就忘了，他接了過來，兩手不住的亂抖，好容易展開了，把眼光盯在上面觀看。前文已經說過，他本是粗通文義的，雖不見得全能領會，但總也看得出幾成來。只見他好似遇著了鬼物的一樣，臉上的那種表情，殊非筆墨所能描摹，那時屋內的空氣，真是沉悶極了。後來達空見他猛然抬起頭來，掙出一句話道：「欽差可曾知道此事麼？」達空道：「欽差跟王大人是會榜同年，所以來到這裡，不曾問案，便先去拜望，這手卷是親眼看見過的，怎麼會不知道。」

胡得勝聽到此處，手卷早墜落塵埃，身軀向後一仰，只說出兩個字來道：「完了！」不想他這句悲哀短促的話方才說完，猛然有一種恍如裂帛的聲音，起自屋內，把達空給嚇了一大跳，只見靠著牀邊的一堵牆上新糊的臘花紙全都碎了，閃出一個暗門，從那邊屋內，走進兩個人來。前面走的，是招房先生，手裡拿著一張墨跡淋漓的供單，是剛才一邊聽著，一邊寫的。後面走的，是一位隨員老爺，從先曾經審過胡得勝的。原來這種佈置，是欽差跟王頌周事先商量好的，便如法炮制起來。

所以昨天晚上，特意給胡得勝換屋子，達空還是一概不曉。因此事出不意，把他嚇了一大跳，及至見二人走了進來，心中也自省悟，當下定了一定神，忙著先把地下的手卷拾了起來，照舊卷好，然後便向隨員施禮。招房先生過去看胡得勝時，像是有些昏暈過去了，便請達空過來幫忙，慢慢地把他拉起，又用被褥枕頭等物給他靠好。只見胡得勝長吁了一口氣，已是悠悠地還醒過來，他那兩隻眼似睜未睜，便已喃喃說道：「這真乃報應循環，難逃公道。」兩句話一出口，眼可也就隨著睜開了。

他見屋內除去達空以外，又多出兩個人來，而且也是他都認得的，但是臉上的神氣，此時反倒透著坦然，並沒有什麼驚懼之意。隨員見他已經甦醒，便走過來說道：「胡得勝，方才你所說的話，已經全都紀錄下來了，並且是我親自聽見的，少時便要稟明欽差。你要是個明白人，往下我也就不必多說了。」胡得勝這時臉上是一點血色都沒有，只在鼻子尖上有一滴冷汗。

他聽了隨員的話，便道：「很好，就請回過欽差大人，等候早晚過堂時，我一概招認就是了。」隨員如此省事，自是高興，當下點了一點頭，也不再說什麼，便轉身向外走去。達空跟招房先生也就跟在後面，一同出去。隨員見了監管的差役，便低聲吩咐道：以後對於犯人，你要多多的留意，就是他家中送來食物，以及彼此談話，也要加意驗看，嚴密監視，免得出意外，這可是你的責任。倘有疏忽，那時惟你是問。」差役聽了，連聲答應，並說：「老爺只管放心，下役在公門多年，自然曉得輕重。他是欽案官司的主犯，要是出了舛錯，下役除非不要腦袋了。」隨員道：「你能夠知道利害就好。」說完這句話，便從招房先生手內，要過供單來，到後面回稟欽差去了。

原來那位隨員，怕的是胡得勝見真情已經畢露，不願身受國法，串通了他的家人，圖謀自盡，像這一類的事情，本是數見不鮮的，為事先預防起見，所以不得不有此囑咐。再說達空見三推六問，屢次用刑，都逼不出實在的口供來，如今憑著一紙異夢記，叫他一經寓目，便已心服口服，情願招認，雖說是王頌周善於揣測心理，方能收得這般巨大的效果，但當初若非師父托夢，試問這篇異夢記卻是從何而來，足見是靈爽有知，天道不遠，默默中自有一番道理，等到葉落歸根，一難逃公道。看將起來，害人者等於自害，殺人者無異自殺，只爭得一個遲早罷了。達空心裡想著，覺得非常感慨，回到廟內，在師父靈位前行禮，暗中稟告了一番，這是因為這件屈情的案子，不但遠在十數年以前，就指最近來說，也是經過了無數的挫折，今朝方算得有結果。回想師父臨死頭一天夜裡的囑咐，說是若有不幸，叫自己務須給報仇雪枉，當時涕泣承認，身上便加了一個不可思議的負擔。這十幾年來，真乃鏤心刻骨，就是睡裡夢裡，也都不曾忘記。直到而今，方算有了盼望，可以說是對得起師父，自己的責任已經盡到了。所以達空行禮通誠以後，於傷感之外，心裡又發生一種大事已畢的鬆適。到得下午以後，便又到王頌周的宅裡去，繳還那異夢記的手卷，並述說事情的經過。王頌週一聽，高興極了，拈著鬚鬚微笑道：「想不到這篇異夢記，竟成了秦宮照膽之鏡，使那冥頑的胡得勝，甘於俯首認罪。將來此事流傳人口，還是斷獄中一段佳話呢。」

達空道：「實在全賴大人，筆墨有靈，心思獨連，才使這件難於剖析的案子，得以迎刃而解。不時的時節，不但我師父沉冤莫白，就是欽差大人，因為顧忌多端，也要感於無從措手了。」

王頌週點頭道：「話雖這樣說，但如非你師父靈爽不昧，有所式憑，我這一篇異夢記，卻又何從而來。所以若從根本上講，胡得勝的情願招認，實在不啻你師父在身死之後跟他對質。足見陷害人的事情，是萬萬做不得的。」王頌週說到此處，不由得連聲歎息。達空聽了，心中有些悲愴，只說道：「大人所見甚是。」王頌週又把那異夢記的手卷，展開觀看了一番，及至放下以後，便望著達空道：「這件奇特的案子，自始至終，皆屬出人意外，不但神秘莫測，而且報應昭然，含有勸懲之意，我幾次見著欽差，曾經提到，還要再作一篇異夢後記，以明此事的首尾，他聽了也是非常贊成，並且要我親筆替他書寫一份，等將來帶回京師，裱成手卷，以便留藏家內，便算是他此次奉旨出差所得的收穫。我因他說得懇切，不便推辭，只得答應下來。這可不是自己找了麻煩麼。」王頌週說到這裡，不禁又是捋鬚一笑，這正應了古人所說，其辭若有憾焉，其實乃深喜之的那兩句話了。達空道：「大人為此事，勞心費事，不但我們師徒存歿銜環，並且藉著筆墨的力量，可以給世界上的人，留下一種絕大的教訓，實乃功德無量。」王頌週見他立言如此得體，自是歡喜。當下又談了幾句話，達空這才告辭而去。

且說到了第二天的午後，欽差大人便又坐堂審案。這一次因為有了把握，所以先就傳下諭去，任憑一切人等觀看，概不禁止。

大約欽差這種公開主義，無非為的是眾口傳揚，好博得一個頌聲載道。但是這一來不打緊，堂口前的人可就滿了，真乃是密密層層，摩肩擦背，直比戲台口還要熱鬧。本來朝廷派下大員審訊這個奇奇怪怪的案件，稱得起是從來罕見之事，只要得了消息，趕上機會的，誰不想著開開眼界呢。當時上自武弁，下至差役，烏壓壓地分列兩旁伺候。欽差大人升了公座，隨即吩咐下去，把胡得勝提上堂來。只聽得堂上一聲吆喝，早有兩名差役，把胡得勝架到公堂，朝上跪下。欽差看著他說道：「這案子，當初本是你自己把事情做拙了，想你本是個在官當差的人，豈有不曉得利害之理，怎麼為一朝之忿，犯下這誣陷人命的大罪。事到而今，已是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其中的細情，你已經自己明白，我也無須再講。今日審問，你及早吐露實供，也可免得皮肉受苦。」胡得勝叩頭說道：「大人不必費心，犯官情願把以往的真情，一律供出，全行招認。」欽差道：「很好，你就說罷。」招房先生已是伺候著，替他書寫供辭。當下所有那些觀眾，見堂堂督標參將胡得勝聽了欽差大人一番曉諭，便毫不推諉的願意供出自己陷害人命的罪狀，像這等水到渠成的事情，可以說是從來沒有，不禁都詫異得了不得。但是他們哪裡知道，以前早費了無數的曲折呢。胡得勝口中滔滔不斷，述說以往從前之事，如何奉差緝凶，到得大慈寺小憩，與熙智始而口角，繼而衝突，一時氣惱，便生了誣陷之心，將他綁了押走，一來為的泄憤，二來也打算邀功。及至行在半路上，遇著了蔡屠戶，因為他要打劫和尚，彼此經過一番駁辯，他說熙智不像殺人的，要說他是兇手，哪有人肯信。當時聽了，心中一動，便定了熙智主謀，蔡源動手的計劃，便也把屠戶綁走了。又到他家裡，搜了殺豬的刀子，作為兇器。以後又因為跟保甲局中同事的談話，他疑我是有人告密，才能破案如此迅速。我聽這話有理，應該事先安下根株，以便將來好作證據，所以就在當天夜裡，潛到豆腐店中，威逼王老兒父子，作了此案的證人。後來審訊不得要領，難於定案，制台又行文保甲局，嚴行催逼，是我在總辦洪觀察面前討的差使，把二人倒吊起來，逼勒口供。這便是以往從前之事。「至於其他情節，尚有本案各人供辭，可以參證，也就無庸多說了。」胡得勝供完，欽差聽他所說的，與達空跟王牛兒的供辭，一一符合，也就不往下再問，只命他在供單後面親筆畫了押，隨即吩咐退堂。此次審問，達空跟小吉祥兒以及王牛兒，本是都來伺候的，只為胡得勝直供不諱，也就無庸對質。當時三個人，從欽差的行轅走了出來，因為案子已經有了結果，便都灑然如釋重負的一般。只見那些看熱鬧的人，還在成群搭伙的，紛紛議論。當時小吉祥兒看著王牛兒說道：「你瞧姓胡的這小子，挺了好幾回刑，到底還得招認，早晚少不得是要挨刀的，我也出了這口多少年的悶氣。」王牛兒道：「就算挨刀，他也便宜，算上我父親，他害了三條人命，如今一死，是一命抵了三命，可真夠了本兒了。」他們兩個人說著，達空則是低著頭向前走，一言不發，忽然耳輪中聽得有人說道：「這真是皇恩浩蕩，就憑一件屈情案子，居然派了大員前來查辦，並且最難得的，是堂口上面，連一點事情也沒費，便已得了實供。看將起來，這位欽差大人，真乃官運亨通，應該作臉。」達空聽得這樣說，不由得心中想道：「這可真是旁觀的人，專一會說風涼話，他們把事情看得這般容易，其實哪裡曉得裡面的細微曲折呢。」· · · 這話表過不提。

單說欽差見胡得勝已經供出真情，查辦之事，將告結束。

但是當初這件案子，保甲局的總辦，也是罪有應得，只為念他是一個司道大員，並且罪名較輕，所以不曾當堂傳訊。如今將要進京覆旨，卻不能不有個交代，因此吩咐差官，即刻傳見洪道台。再說那位洪琴西觀察，已是多少日子睡臥不安，飲食少進，知道自己早晚是脫不了干係的。這一天，猛然見門房上來回話，說是欽差大人派人傳見，要請差官進來時，說是已經走了，只得硬著頭皮，打轎欽差的行轅。手本傳上去，隨即吩咐下來，說是大人傳見，並不曾聽得一個請字。當時洪觀察依然是翕頂輝煌，由執帖的人引導著他，趨踰而入。到得大廳以外，早有伺候的巡捕官，給打起簾櫳。他鞠躬而進，只見欽差大人穿著官服，正在迎面立著，他趕忙深深地請下安去。欽差大人只略為拱了一拱手，便口宣天憲，把此行奉旨查辦的話，講了出來。洪觀察一聽，立時向上跪倒，摘下帽子，碰頭說道：「犯官昏憤糊塗，失於覺察，以致草菅人命，請皇太后皇上，從重治罪。」說完，再行碰頭。原來這種排場，本是君主時代官場照例的規矩，因為聽得欽差宣佈旨意，就如同在朝廷上面見皇太后、面見皇上一樣，所謂天威不遠顏咫尺了。當洪觀察跪在地下，有如奏對時，欽差已是閃在一，容他起來以後，戴好了帽子，方才向他說道：「你老哥既知認罪，可以免其書寫親供，靜候旨意下來，自有處分。大約這是一種公罪，想情當不至於過重。」洪觀察聽了，又忙著請下安去，謝過欽差的體恤，隨即告辭而去。可憐他是一個司道大員，只為身上擔著罪名，這次晉謁欽差，除去跪著，就是站著，連坐也不曾一坐。只為當初存了患得患失之心，受了胡得勝慫恿，誰知事到而今，功名還是依然難保呢。· · · 再說欽差吩咐隨員，草擬奏摺的底稿，等自己過目改正以後，再行騰清。又去拜會制軍，說明查辦之事已完，早晚將要進京覆命，所有案中人犯，請派員看押，等候朝廷的處分。制軍便把這份差使，依然派了首縣，並囑咐他小心在意，不可輕忽。首縣自己到欽差的行轅，把胡得勝、李成、金宏三人領回，他也不能自去看押，只好重重的委托了典獄官。典獄官也不能躬體其事，便又責成禁卒差役，這就所謂層層節制了。欽差把公事料理清楚，又去拜望老同年王頌周。當時異夢後記早經作完，並且連頭一篇，皆用玉板宣紙寫好。欽差謝了又謝，留著帶回京師，裝裱好了，做個紀念。過了幾天，便已起程回京。所有文武大小官員一齊恭送，自不必說。

一路無話，到得京師，先到宮門請安，隨著便把摺子遞了上去。次日皇太后召見垂詢一切，明白回奏。過了幾天，折子批交三法司會議具奏。當時欽差薛侍郎已把劉制軍要保全沈公，免擔身後處分的意思，在背地裡對軍機王大臣以及三法司的堂官，全都說過了，大家對於這種篤念舊誼，忠厚為懷的用心，盡皆贊成，毫無反對，因此會議具奏的結果，所有案中各人的罪名，全都擬定了，惟獨沈公是否應擔處分，是特請聖裁的。

皇太后面前也早有王大臣給幹旋過了。朝廷眷念賢勞，自然照准。所以旨意下來時，是已故兩江總督沈葆楨，加恩免予處分，餘依議。當日便由軍機處，將旨意並會議具奏的摺子，發了廷寄，到江蘇制台衙門。聖旨一到，自然是立時奉行。原來胡得勝定的是斬立決的罪名。李成是斬監候。金宏是發往黑龍江。洪琴西觀察得了革職處分。就是現在升了知府、從先作過首縣的張雲吉大令，因為達空攔輿聲冤，他不曾轉向長官申述，也得了降級調用之罪。

且說制軍看過了廷寄，當時便傳見首縣，委他當監斬官，處斬胡得勝，即於次日行刑。縣官奉了委派，哪敢怠慢，回到衙門，便吩咐差役人等預備一切，本日便打掃法場，搭起監斬棚來。那時南京城裡立刻轟動了，都知道明天，因為花牌樓一案，處斬督標參將胡得勝，誰不想著要看看這個熱鬧。所以到得第二天早晨，法場周圍，已是人山人海。達空跟小吉祥兒以及王牛兒，全都到來，自不必說。達空並且在法場旁邊，叫人給搭了一個席棚，供起他師父跟蔡屠戶的靈位，彷彿是請死者的靈爽，來看仇人受刑一般。就是小吉祥兒的舅舅李剛，跟大慈寺裡的那個長工，也都前來，要親眼看見胡得勝人頭落地。

到得巳牌時分，護決的兵丁押著囚車到了，胡得勝上身赤膊著，蓬首垢面，無復人形。監斬官披著紅斗篷，騎著高頭大馬，來到監斬棚中落座。少時刑房呈上招狀，標過了朱，便吩咐行刑。劊子手那裡早已預備好了。這時候只見萬頭攢動，人人伸著脖子，踏著腳尖，要看個心明眼亮。霎時鋼刀過處，血滿塵埃，可歎作惡害人的胡得勝，已是受了國法，身歸那世。

此時達空等，卻正在奠酒焚香，向著靈位行禮。錯非胡家收屍的人已經在場，那小吉祥兒早就把人頭捧來，當作祭品了。當時所有看的人，無不咨嗟歎息，說是天理昭彰，報應不爽。

本書寫到這裡，全文已告結束，不過要另外交代幾句，就是那個李成，未曾等到受刑，已因那砍頭瘡潰爛而死了。正是：善惡皆緣一念中，造端既戾總終凶。